

李靖瑜◎著

沫桥传奇

风情民国·别样长安
跌宕人生·秦人传奇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靖瑜，曾用名李茂林，汉族，祖籍陕西蓝田，西安市人，高级政工师，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已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龙吟长安》《津桥传奇》，以上作品为作者“长安三部曲”的之一、之二部。其中《龙吟长安》已被影视公司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不日将播出。未出版的作品有四十集青春励志电视连续剧剧本《冰雪白玉兰》和抗战题材长篇小说《武二郎和他的三个女人》等。

楔 子

风雨千载一座桥，
青史难敌岁月刀。
金戈铁马英雄去，
烟云风尘随水漂。
功名化作碑石倾，
伟业招来尸骨抛。
父传子承覆辙继，
泮河皓月照坟蒿。

开卷立言的一首《开桩桥》七言律诗，是泮河下游开桩桥堤堰西边麻河湾村的一位清末老秀才叫郎蒺藜的所作。这个郎蒺藜，本来取名郎吉利，是个吉祥喜庆有所寄托的好名字，只因考秀才报名时，他把自己名字的利字念成阳平，本来就对关中话有些费解的绍兴师爷怔了一下，随手就写成了笔画繁复的郎蒺藜。蒺藜者，小叶黄花有尖刺，虽可入药，终非大用之物。郎吉利见状连忙手嘴并用，希望能纠正过来，师爷不知是没明白他的意思还是有意不想为他更正，招手叫下一个过来。后面的考生一侧身就跨到郎吉利前面，紧跟着的一个又上前一挤，郎吉利和他的新名字加上满腔无名火，一起就被挤到圈外。从此，郎蒺藜这个名字就像烙印一样跟了他一辈子，也“蒺藜”了他一辈子。

闲话就此打住，先看郎蒺藜的这首诗。老秀才感叹时光无情，岁月如刀。千百年来多少英雄豪杰从这开桩桥上走过，挣来功名富贵，换得财大气粗。开桩桥周边十二村，几乎村村都有中进士、任知府、当巡抚、封诰命的碑石，受旌表的匾额，甚至皇封的牌坊。这些令人羡慕的高官厚禄和生前死后的宠幸哀荣，当年轰动一时，名震四方，最后还是湮灭在荒草废墟之中。郎老先生惆怅后人未从前人的遭遇中警醒，不顾前车之鉴，继续成为命运轮回的匆匆过客，也以此诗发泄了一番因不得志而郁积的怨气，嘲笑得志者的身后凄凉，跟老百姓一样坟头东陷西缺，多年不见香火。

不过，也正是这首诗，由于被刻石竖碑立于东来西去的开桩桥边，使得千古小桥的文化气息得以传播，也使得老母亲在领着我逐字逐句、仔细阅读过石碑之后，利用闲暇时间，给粗通文墨的我，讲了许多此桥周边几个高门大户之间，几十年的一段恩怨情仇，以及明争暗斗曲折传奇的故事。而我又在无意中翻看了一本叫《泮桥传奇》的书稿后，略作剪裁修改，配了几首打油诗，刊





泮 桥 传 奇

印出来，算是对老人家的一点儿纪念。

这正是：

蒺藜遇郎郎蒺藜，
开桩名桥桥开桩。
勿怨后辈蹈覆辙，
俊彦代有家国强。

开桩桥所跨越的泮河源自秦岭北坡南研子沟。泮峪为长安八大峪之首，泮河全长一百五十多里，是一条终年清波荡漾，河道蜿蜒多姿，杨柳两岸飘飘，芦苇葳蕤深深，百姓安居乐业的益流善水。泮河地区不仅由于大禹曾经治理而名载史册，也因为八水绕长安而成为周、秦、汉、隋、唐等王朝的文化重地。由于泮河自南向北流向关中平原，四季水量丰沛，开桩桥东南约五六里地方就是一个以河流为主水源，以国防为目的的特大人工蓄水工程——昆明池。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要积十年工夫，分两次动用巨大人力物力开凿修建昆明池，主要是用于操练水军，准备南征昆明国，完成疆域向西南扩张的宏图大略，续写功德叠加的强汉华章。当然，也有扩充园林，养殖水产，涵养长安城水源的意图。

昆明池建成之后，不仅使皇宫需要的鱼虾蟹蚌量大为增加，还有效地改善了京城气候，也使得长安城西南方多了一座湖光潋滟、山色空蒙、楼台水榭簇拥的皇家池苑。这个相当于汉长安城面积近一半大小，约十六平方公里的深水湖泊：湖衔泮河清越，水润长安龙脉，园聚四海富贵，势彰帝国天威，在潜移默化中成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强盛辉煌的一段盛世王朝。尽管一千年后它因缺乏维护而干涸了，但是，当年东、西两岸边上的牛郎（石爷）、织女（石婆）还在执着地隔湖遥望，期盼着七夕鹊桥相会，演绎着天上人间一段古老凄美而又令人难以忘怀的爱情传奇，也记录了大禹治水之后的一段璀璨浪漫的泮河文明史。

泮河平日宛如一位待字闺中的妙龄少女，温雅静淑，秀丽端庄。一河碧水像绸缎一样，轻轻闪动，没有一丝声响地流向远方。不过，偶然间她也会露出凶悍顽劣之相，就像小姑娘成年后，畸形发育成刁婆娘一样，咆哮起来有如驴嘶牛吼，撒泼起来更是地动山摇。一天下午，下游周边十二村的乡民就领略了他们从没有见过的泮河发威的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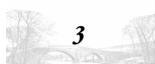
黄昏时分，一阵恶风骤然从西北方向奔突而来，带着枯枝败叶碎石脏土，像强盗一样肆无忌惮地扑向晚饭刚刚摆上桌子的村庄。随着一声横贯长空的炸雷响过，两道闪电像锥子一样直刺河边的龙王庙，恍惚间，那座孤立的小庙立

刻像麦秸垛子遇到火把，腾的一下红光冲天，让所有关注的人心里一揪，还没等大家喘过气来，突如其来的大白雨像天漏海翻一样倒灌下来。霎时间，一种万马奔腾的喧嚣疯狂地朝着人们的耳朵里猛灌，被声音笼罩的头脑不由得也跟着一起轰鸣起来。天地之间似乎变成了一个没有方向、没有时间的混沌体，眼前的房屋树木猪栏牛舍都消失了，只有这铺天盖地的水墙雨柱和一片震耳欲聋的轰鸣。经过短暂的惊愕和犹豫，各家主事的男人们像接到号令一样操起铁锨抓过雨帽，不顾婆娘和孩子们的阻拦，冲出大门，立刻消失在密不透风的雨幕中。

通向开桩桥的各条大道小路上，一个个缥缈游离的人影儿在水幕中晃动，很快，人影儿由小团逐渐汇成大团，并断断续续连成一片。当雨势稍微有所减缓的时候，人们这才看清，河两岸大堤上几乎全都站满了人，一个个像大蘑菇的乡民们戴着雨帽，拄着农具，神情复杂地面对着这几乎跟堤堰涨平了的奔腾咆哮的河水。印象中宽阔平缓的河道没有了，清越润秀的河水怎么变成了一头奔腾的怪兽？这头怪兽竟然能把堤堰撞击得微微颤动起来，好像它随时都有蹿（跳）出来的可能。远处，泮河旁逸斜出的一条溢洪道——沙河，也一改往日水及脚面的状态，像大厨子穿上将军服，威严不足，咆哮有余，波涛汹涌，如同奔马之威，俨然成了一条滚滚大河。就在大家为两条河的变化提心吊胆的时候，不知谁喊了一声：“快看开桩桥！”

几百上千个蘑菇头从不同方向扭向他们经常脚踩手扶的开桩桥。往日气势如虹的高桥不见了身影，以前那像清风润雨般轻柔的河水已经蛮横地从桥面上狂涌过去，来不及过桥的水头粗暴地从高桥两边的堤堰上飙过来，滚落进两三丈深的田地里。桥面上两排雕着木狮子、刷着红黄油漆的栏杆有几处已被河水冲断，漂得无影无踪了。桥身此刻像一个被绳索捆绑起来的老人，在棍棒的殴打打下，可怜而又徒劳地挣扎着。这些一直以河为骄傲的乡民们，在这种从来没见过的恐怖景象面前不寒而栗，每个人的腿都不由自主地绵软并抖动起来。这时，不知是谁又喊了让人震惊的一声：“大水头，大水头下来了！”蘑菇头们又一次整齐地扯长了脖子，只见桥上方不远处的河道里水势重叠着陡然增高了许多，波浪裹着树干庄稼，喷着泡沫水汽，像马群一样滚滚冲击而来。堤堰一侧的许多人被急扑过来的激流打得滚下堰去。也许水头老远就感受到桥身的阻挡，猛然卷起一个浪头，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飘摇中的桥身猛压过去。桥身似乎在水里晃动了一下，随着第二个浪头的腾起，桥体痛苦地吱扭了一声，伴随着金属、木材和石头的巨大的断裂声，离开了原来的位置，从中间折断，呈箭头状在水头裹挟中向下游冲去。

两岸上的人们望着心目中神圣而又亲近难离的开桩桥轰然而去的身影，几乎在同时发出哎呀的惊叹声后，齐刷刷地在河堰上跪了下来，目送着桥体渐行





泮 桥 传 奇

渐远，雨水和泪水交混着从脸上滚流下来。

这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秋交接之际，发生在泮河下游河段的一幕情景。

泮河下游进入渭河段，据说当年有东西两座桥。由于河水流向变化，在长安靠户县界的一座叫西高桥，在长安靠咸阳界的一座叫东高桥，开桩桥指的是西高桥。这东、西两座高桥，实际上是扼守长安城西南和城西北两个方向的咽喉。泮河虽算不上一条大河，但两座桥以外的河道，最宽处有六七十丈，最窄处也有三十多丈。下游河底尽是绵软细沙，最浅处河水也在成人的腰胸以上。正常情况下，车辚辚，马萧萧，从早至晚，南来北往的人马车辆几乎连绵不绝，人声鼎沸，尘土飞扬。不过，由于桥梁年代久远，加上长期负重运行，难免经常发生一些桥面局部断裂陷落桥底墩歪梁垮的现象，不能通行的情况时有发生。一般情况下，抢修中只要勉强能过去的，忠厚的乡民们就尽量边维护边让行人靠边环绕通过。若垮塌现象严重，人马通过实在影响施工的，只好用绳索拦住两端，派人把守，并好言抚慰，请各位过客谅解。那些强势的行人和目空一切的官绅，在真诚的笑脸和谦卑的请求面前也很难发作，只能虚张声势地申饬两句，或回转，或坐等，或涉水，不再纠缠。有些确实紧急，等不得的车轿马队，就近择缓浅处探水下河，官人妇孺则雇壮汉背抬过河。不过，每年都有因为冒险渡河的人被漩涡或暗流夺去性命的事情发生。如果恰巧遇到西上南下的官员、人马或队伍辘重过河，他们一般都是指派官匠或由工兵紧急伐树破石、加墩换梁，铺板加固，连夜抢修。来不及等待的兵丁们则从临时打桩铺板架起的单人桥面上快速通过。一座平时不起眼的桥梁，在这个时候就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西南锁咽的夸大称谓也就因此而来，并被勒石搭亭矗立在桥头的七律诗碑旁。

焦点也罢，锁咽也罢。繁忙的开桩桥进入民国时代，到底成了个“多劳多命的命，多病多灾的身”。因此，桥体维护是个经常要关注且需花钱劳神的事情，每年少说也有个一两回。好在这开桩桥周边有三个大户，也就是钱粮充裕，生意红火，势力强大，后台硬扎的财东或者乡绅。这三个大户，分别居住在泮河和一条泄洪道——沙河形成的人字形三个区域间。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泮河与沙河交叉的中间地带，另一个在沙河河西。三大户平日怎样盘剥诡诈、钩心斗角先且不论，但在护桥这个事情上的仁义之举却叫人不能不另眼相看。据说，前清时候，这开桩桥的维修费用是由周边十二村村民出钱分担的，以后有几个村的六个老财东提出承担，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但凡这桥只要有了些大的麻达（问题），也就是影响通行或者需要动用木石土方的情况，一两天内必有一户要派人来勘测，无论工程大小、花钱多少，都要及时安排匠人修好并恢复原状。按从东向西的方位、依次轮流顺序，无论工程大小，一家修一回，

完工后自动轮到下一家。多年来，他们对此事的担当已经约定俗成，没有出现因推诿扯皮而致桥损影响通行的情况，官方对他们的这种做法自然喜不自胜，落得少操心不出钱的轻松便宜不说，还赢得上司治理有方的嘉评。

几十年来，前几任县官只花少许的钱，分别给各家都嘉勉了一块黑漆金字的大匾，自然是些褒奖彰慰的言辞。后来的县长秉承前制，过年时，先是给几户的老匾上各挂一幅当头大花的锦缎，以示追认，再由官员亲自在各家大门前挂起一对细纱香木精制的大红宫灯，上贴“造福桑梓”或“善行乡里”等字样，各家从初一挂到十五，成为当地一年中最令人羡慕的胜景。后来，官府又给几家门口各栽了一块半人高的嘉勉碑，上刻：修桥补路，善化民风。各村乡民自然也以此旌表引以为荣，竞相教子传孙，以“百善之首，修桥补路，百业之端，读书做官”为乡风守则，树起一方“乐为善举，勤奋笃学”的良好风气。

据说，多年来，这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家不缺笔墨纸砚，村村常闻书声琅琅。并且，每年各村都有一批孝子贤媳被乡民推荐出来，披红戴花到开桩桥上夸贤惠，举孝廉，引来四方乡民瞩目。

正因如此，这座虽不宽长大气，也不雄伟壮观的开桩桥，在周边的十二村乡民的心里，是一方积德行善且有些灵气的圣物胜景。而在这里经过充分滋养再走出去干事的人，大多学业扎实，为人谦恭，不尚空谈，恪守道德，以善为本，大有君子仁人之风，有的还干成了大事业，自然成为一方引以为荣的圣贤。

后来，几家老财东家道中落，轮流维修的秩序责任也有名无实，眼看着维护开桩桥的老传统要中断了，就在这个时候，新发迹的三家财东在人们的一片烘烘（赞扬和推荐）声中，荣幸地承袭旧制，担起了开桩桥维护的责任。他们是：河东高阳村的郅万灌，河中井水甜村的庆延昌，河西麻河湾村的郎承祖。

就在龙王庙被雷击，开桩桥被水毁了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河边的龙王庙竟然完好无损，小庙内外找不到一星半点火烧雷击的痕迹，只是庙门上方两个平时不被人注意的小窗门被雷震开了。让当时亲眼目睹小庙烟火顿起的人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更让人吃惊的是，大殿里原来一直端坐着接受人们香火祭拜的龙王爷，太阳刚一偏西，在人们怀着敬畏的心注视它的时候，它的两只眼睛突然如灯烛电火般地亮了起来。尽管时间只有短短抽几口烟的工夫就恢复如初了，但凡注视的人们都看见了，并且发出惊讶的叫声。这个不可思议的景象，不禁让人吃惊得嘴巴半天合不拢，那些对龙王庙着火并无痕迹决然不肯相信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情景，也都是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

开始，人们认为这肯定是有人或者是孩子们的恶作剧，还诅咒这些人小心过河时淹死！但找来找去，只见人们都在虔诚地准备上香，并没有谁敢在这里拿龙王爷来搞什么亵渎的把戏。第二天下午，周边十二村所有拿事的脑



津桥传奇

系（主事人）按昨天大家看见龙王爷眼冒金光的时间，专门等在庙里观察，时辰一到，龙王的两只眼睛又神奇地如烛电火般明亮起来，在微暗的庙堂里显得灵光四射，炯炯有神，似乎在向人们警告着什么。本来就被这几十上百年不遇的洪水吓破了胆，又亲眼看见龙王爷果然神目如炬，电光逼人，脑系们腿肚子一软，不由自主地都跪了下来颤抖着祈求：龙王爷息怒，小民知罪了！

消息一经传开，这个平时香火冷清的龙王庙骤然像过会一样的热闹起来。开始，人们只是扶老携幼来看个稀奇，或者专门等到下午的时候来看龙王爷开目的灵光。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各年龄段的女性们，第一反应就是赶快回去把自己蒸的和烙的枣糕、糖糕、米糕、油糕、石头馍、锅盔馍、油旋馍、罐罐馍，以及核桃、柿子、梨、枣等瓜果献在供桌上，恭敬地上香叩拜，虔诚地祈求龙王爷保佑自己一家大小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到后来，有些年纪稍大些的婆婆们，匍匐在神像脚下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她们祈求龙王爷慧眼常开，惩恶扬善，体恤百姓，保佑此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有的哀求龙王爷不要生气，原谅百姓们此前供奉不全，祭拜不周，虔诚地表示今后四时八节一定不忘焚香化表，欠缺的祭品也一应补齐；还恳请龙王爷保佑此地的郅、庆、郎、张等十大姓，家家福满，岁岁平安。

一人哭引来百人号，后来因为号哭的人越来越多，哭龙王就变成了一种临时形成的主题仪式。脑系们连忙给庙里请来道士在龙王爷前击磬撞钟，并且对烧香磕头的，一律由神婆神汉导引唱礼搀扶离开。由于有人哭起来忘乎所以，把几十年的委屈，几年的恹惶，几个月的难受，前两天的不痛快，一股脑儿地狗扯羊皮地给龙王爷诉说，时间没长没短。哭起来，秦腔、眉户、碗碗腔一起唱，把旁边人听得哭哭不得。最后干脆就规定每拨人叩拜过后，大哭不能过九声，九为天之最、地之绝，九声哭完，龙王爷就把你的冤情弄清了，以打雷闪电的方法传给老天爷，上头都给你在律簿上记清楚了，就赶快给别人让地方，因为后面还排了一长串等着号哭吟唱的老婆婆小媳妇们。

这些等着号哭的女人们，求龙王爷保佑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把平日积攒的郁闷和委屈趁机在这里发泄一番。因此，每个号哭完的人，几乎个个站起来都是鼻青脸肿、两眼通红、心情舒畅的。也就是由于她们的万分虔诚，每隔一个时辰，神婆神汉们就要从供桌上收走一老笼各式各样的祭礼，以及一铜锣用布帕裹了好几层，用颤抖的手奉上的带着体温和汗渍的麻钱、铜子。这个景象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

井水甜村财东庆延昌看着眼前的情景，对麻河湾村财东郎承祖说：“郎爷，眼目之下这两件大事，不知你有何看法？”

郎承祖点头道：“桥没了，龙王爷也显灵了，这事不用说也搁不下了，立马得商量拿个主意。”

庆延昌继续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三家先要把这十二村人关心的架桥这个事的大盘子定下来。”

郎承祖说：“谢罪敬龙王爷也不是小事，得一块儿商量。”

庆延昌说：“可不，龙王爷把桥摧断，就是给咱打招呼呢！”

郎承祖说：“龙王爷这一回还怪，天天下午到那个时候眼睛就大射圣光，呼的一下，圣光又不见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真不知道是凶是吉。”

庆延昌说：“无论凶吉都不敢马虎，河里已有搭好的漂筏子，派人过河东去把高阳村郅万灌郅爷请过来，咱商议一下。”

郎承祖说：“有派人过去请的工夫，还不如咱俩过河去，在他府上当面锣对面鼓地说多好。”

庆延昌摇摇头说：“不，就叫他过来，到这里说话没有宾主的分别。”

郎承祖见他这样说，唔了一声，招了一下手，立刻有一个小伙子跑过来。他叮咛了几句，小伙子过河去了。

庆延昌则叫人把老槐树底下阴凉处清扫干净，从家里搬来桌椅，拿来茶壶茶碗，连烧水的小炭炉子都预备好了，单等这两河三岸拿事的人一起商量眼前这扰动周边几千人的两件大事情。

两袋烟工夫，跑去请人的小伙子回来了。他满头大汗地喘着粗气说：“郅家看门的人说，他家老爷今天清早突然中风不语，现在躺在炕上正叫先生扎针呢。”

庆延昌吃了一惊：“你看见人了没有？”

小伙子说：“看门的说，郅爷有病不便打扰，就没叫我进去。”

郎承祖说：“庆爷，郅爷不来，定板这事，咱俩就弄不成了吧？”

庆延昌说：“这个郅爷，早不病晚不病，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要开死狗，中风不语了。这病来得真是时候！”

郎承祖泄气地说：“看来，这事先得撂下了。”

庆延昌说：“叫外头人都知道，这不是咱两个炮蹶子！”

他叫人收拾桌椅板凳准备回去，郎承祖把鞞马子（褡裢）往肩膀上一搭，朝庆延昌打个招呼上了河堰。郎承祖一抬头看见郅万灌的大儿子从对面河堰上下来并朝他招手。郎承祖连忙对庆延昌说：“郅爷叫他儿子来了。”

庆延昌说：“指屁吹灯。”

有道是：

琐事小钱见慷慨，
大限罔顾嘉勉碑。
好事最难是持久，
一桥画出百态来。



津桥传奇

第一章

开桩桥周边这三个大户，就数河东高阳村郅万灌的家业最为殷实。除了土地有一百多亩，开的有油坊、醋坊、轧棉花的花坊，在斗门镇上还有两处买卖铺子。到现在村里人谁也弄不明白，他家里曾经是这个堡子里最烂杆儿的庄户，穷得他外婆来了给喝玉米糝子都要向别人家借碗用，平时吃饭连个酸黄菜都没有，更不要说啣烙馍吃长面了。据郅万灌说，他光知道饺子香，可从来不知道咋样做着吃，也从来没吃过，只是在别人描述时跟着咽唾沫。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从来没有媒人上门给他提过亲。这等破败光景的郅家，几年工夫咋就成了大户了？

关于他家发家的各种传说，几乎成了庄户人端老碗晒太阳编闲传时的话题中心。

有人神秘地说，有一天郅家老汉早上天不亮起来拾粪，迷迷糊糊跌到路边陷下去的一个坑里，额头糊里糊涂地被一块石头碰得生疼，当时就起了一个疙瘩，他害气地把那块石头拾起来撂到粪筐子里，想回去用狗日的垫茅房。到家就骂独生儿子：“太阳晒到尻子上了，还赖在床上挺尸！”见儿子不动弹，他把那块石头撂在地上说：“我差一点儿就叫这块石头碰死了！老子若要死了，你就等着老鸱到你嘴里吃吧！”儿子郅万灌不高兴地穿衣下床，又被那块怪模怪样的石头绊了一跤，他害气地朝它踢了一脚，脚疼得窝到地上半天不得起来。过年时，他跟着几个一般大的娃娃搭伙到省城去逛，路过一家金货铺子，远远看见铺柜的玻璃箱子里搁了一块东西，跟他屋茅房里擦屁股的那块石头有些像，过去看了半天。回家路上，他决定偷偷拿去碰碰运气。第二天他就把这块怪模怪样的石头洗净，黑的地方还在地上磨一磨，搁到背篓里拿草一盖，一个人到省城叫人家看。回来的时候，一背篓的银洋压得他满头大汗却满心欢喜，鸡叫头遍才回到家。

也有人说，不对，一背篓银洋能发那么大的家业？听说大前年清明，郅万灌他爸叫他去坟上给他爷烧纸钱，郅万灌连买烧纸的钱都没有，他就在别人家的老坟里转悠，想收集些没烧完的纸去应付一下。突然一个火红狐狸钻出来，看见他扭头就窜到旁边去，他赶快就追，火红狐狸三弯两拐跑到一个沙壕里就不见了。他跳进沙壕朝一个窟窿里一看，火红狐狸没有了，塌下来的沙子堆里露出一角棺材，开裂的棺材板里似乎有什么发亮的东西，他爬上去抠出来一看，黄黄的亮亮的样子怪怪的，他认不得就揣进怀里。再把手伸进去一掏，里头还有，他往外一搂，七八个大大小小的白的黄的东西都滚了出来。他虽不认识

是啥，但知道棺材里的肯定是好东西，就把腰带勒紧，塞进棉褂褂里像个怀娃的婆娘一样回来。后来，他拿了一块小的偷偷到斗门镇的钱庄里一问，才知道是元宝蛋蛋。元宝蛋蛋呀，黄的多，白的少，大小一共九个呢！

还有几种说法，郅万灌他爸总是不承认，劝人不要胡说。而郅万灌本人只是狡猾地一笑，不点头不摇头。其实，真正的原因对郅万灌来说，是一个打死都不能说的秘密。

一夜暴富都是梦，
黄粱一梦总是空。
看着别人梦成真，
编成故事乐其中。

早年，郅万灌跟着父亲守着二亩薄地，苦死扒活辛苦一年，缴了官粮差税，全家只能前半年靠糠菜，后半年靠野菜、秸秆、麸子度日。他爷他奶去世之后，他跟父亲冬天到山里背了几年木炭，夏天割过几年扫帚苗子，再靠顺便捡拾些核桃、板栗、野果卖了，家境稍微宽松一些，但仍给他娶不起媳妇。郅万灌在地里种过梨瓜，栽过葱，埋过蒜，不知是时运不济，还是方法不当，干啥啥不成。为此，老父亲骂了他不少回，但他摆脱现状的心思一直没有打消。

一次，牌坊寨子一家大户出殡，跟他从小玩儿大的春生来叫他，说给人家抬寿枋能吃一顿饱饭，他就跟着一块儿去了。没想到，起灵的时候，天突然下起了大雨。这里风俗，起灵时辰风雨无阻，而且，寿枋一旦抬起来，一路上就不能落地，再难再远，必须直接落到墓坑内才能松绳歇肩。由于是生人，郅万灌和春生两个分别被安排在抬寿枋大头的两边。从灵棚到墓地有三里多地，大雨瓢泼，郅万灌不小心踩进一个水窝，脚下不稳，哧溜一滑，穿的鞋脱帮掉底，扑通一声坐到地上，寿枋大头一低朝他这边栽了过来，一个寿枋角顶在泥地上。只听见寿枋里头稀里哗啦一阵乱响，旁边替换的人连忙把抬杠接了过去。众人的眼睛都盯着郅万灌，只见他就地一滚给大家把路让开，许多不能停的泥脚从他身边踩了过去。狼狈不堪的他，不好意思跟着到丧家吃饭，干脆就回了家。

下午，春生给郅万灌带了两个白馍过来，告诉郅万灌丧家的大执事把他叫去骂了一顿，说他叫的人栽了寿枋，后辈遭殃，人家兄弟们不依不饶地还要找他的事呢。郅万灌呆呆地没有说话。春生把白馍递到他手里又说：“我给人家下话，七七过后，叫栽轿的人到新坟上烧纸，再磕九九八十一个响头。”大执事才勉强同意给主家赔话。

郅万灌想了一下说：“行，烧纸磕头都能成，咱就是栽轿了么。”





津 桥 传 奇

春生说：“你知道人家为啥这么躁气吗？”

郅万灌不解地问：“为啥？”

春生悄悄说：“寿枋里头的这个老婆子，是个诰命夫人，皇上亲封的，在村头立的有牌坊呢。人倒头的当天，县太爷都过来祭拜了。”

郅万灌说：“诰命，怕是女人里最大的官名了，老婆子不是个凡人呀！”

春生说：“可不是，活着享尽荣华富贵，死了也要排场一番，听说光寿枋里头发送的东西就值好几万两银子呢。”

郅万灌啊了一声。春生继续说道：“你栽跤时寿枋里头哗啦哗啦的响声，就是元宝疙瘩在滚呢。”

郅万灌惊奇地一下睁大了眼睛，很快他又把头低了下去。春生看他不再说话，安慰了几句就回去了。

晚上，郅万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在想，一个老太婆带着几万两银子到阴间里去，死人的家当比我家所有的亲戚加起来还要富裕得多，甚至比我们整个高阳村都富贵呢。人死了还给带这些钱干啥？这么多银子，她在阴间能花得了不？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冒出来：趁着老太婆的钱还没来得及花，我为啥不向她先借些钱用用。这个念头一起，他立刻出了一身大汗，念头再起，大汗再出，他折腾一夜都没睡好，脑子里尽是已经到手的一大堆麻钱跟铜子。第二天傍晚，他偷偷跑到老诰命新坟不远处，看见有人陪坟，旁边有一堆准备箍墓用的石条石板立柱。他仔细观察了周围情形，回来的路上，一个大胆的计划就形成了。

老诰命下葬后的第四天晚上，丧家陪坟的人按三个晚上的规矩已经结束，土墓包砌的基座刚打好底，碑座也才砌了半截儿。在这个关键时刻，郅万灌私下筹划的行动无意中碰上了这个绝佳的机会。他一个人在半夜里悄无声息地来到这里。他跟别人打过墓，熟悉墓坑的情况，掏开填土后连下坑的脚窝都找到了。他顺着坑墙，边挤边钻，用身子硬扛成小通道，虽费了些周折，但扎实牢靠。他艰难地爬到穿堂，摸到棺材的时候，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他短暂休息了一会儿，点上棉油灯，把献在棺材前的面桃米果吃了个精光，然后使尽全身力气，用了一灯油的时间，用工具十分艰难地撬开四页瓦的整木寿枋盖，再用棺材前没有着完的油灯照着，掀开内封的锦缎隔板，拉开蒙帐，把摆在老太太身上的，夹在身子两边的，垫在身底下的，戴在头上的、手上的、脚上的，含在嘴里的，捏在手里的，装在腰里的所有东西，都塞进两个交叉斜垮的大口袋里。在掏老太太身底下铺着的银洋、铜子、麻钱时，他必须把老太太的身子抬起来。只能一手抱死人，一手摸钱币，拿到钱的感觉使他忘记了害怕，而且越拿越兴奋，无意中把死人越抱越紧，不觉得就跟老太太脸贴着脸了。猛然，他感觉老太太的嘴贴在他耳朵边的时候，好像吹着气咕啾了一句：“淹死！”

并明显感觉到老太太的嘴还动了动。他吓得连忙攥开手。老太太躺倒后还唉了一声。他觉得自己的头发眉毛当时就直立了起来，一股冷尿也顺着裤腿流了下来。他不敢再拿东西，挎着两个袋子不顾一切地连滚带爬往外蹿，总觉得老太太紧跟在后面挠他的脊背，扯他的脚。一个挎袋的旧布经不住几个大元宝的颠簸，里头的东西在他奔跑时，顺着崩开的窟窿都漏了下来，砸在他脚后跟上的感觉更是把他吓得魂飞魄散，疯了一样顺着脚窝拱了上来。出土的他在坟墓旁边弄不明白东南西北，像个土鳖一样糊里糊涂转了几个圈才弄清回家的方向，刚进家门，大雨就下开了。

在炕上昏昏沉沉地躺了半夜一天，不吃不喝，父母问他，也不说话。第二天后半夜的时候，他才偷偷把另一个装东西的袋子倒出来看，里头都是一些他不熟悉的金银首饰、玉器、珠子和牌子，还有一些不认识的陪葬器皿和物件。他恼恨自己缝袋子的布是爷爷留下的一条很朽薄的旧裤子，把那么多的元宝和银洋都漏掉了。两年多之后，他偷偷跑到西安，卖了一件小东西，才知道这些东西比元宝值钱多了。

大家的猜想尽管各式各样，但都没有和诰命夫人新坟被盗联系起来。只是感叹邳家祖坟冒青烟了，后辈因此获宝得济，家势发市了。乡党们感叹邳家得济，除了财运还有人气。几年之后，三代单传的邳家到邳万灌这一代，人丁也突然兴旺起来。大概是在他三十岁以后，两房老婆像比赛本事似的，十几年时间，像下猪娃子一般，接二连三地一共给他生了七个儿子，而且个个虎头虎脑，在院子里玩耍打闹的时候，欢实得简直像一群活蹦乱跳的骠驹子。吃饭的时候，又像是一伙儿闯进来吃大户的饥民，饭菜馍饼一端上桌，风卷残云一般盆干碗净。更让人羡慕的是，他的二房老婆识文断字，孩子稍微懂事，就亲自教他们读书认字，一个个都显得比同龄娃灵醒得多，且知书达理，才气横溢。去年，邳万灌过完五十大寿，这一群骠驹子中，有的已经开始执掌家里一方买卖，经营收钱的摊摊了。

说起他当年娶的两房老婆，还真能看出邳万灌不同凡响的心思和能耐。穷困时没人理他，也没有事情找他，看不出他的精明，更显示不出他的才干。一旦银钱到手，只见他心机重重，手段多多，两房老婆竟能在同一天分别娶进门，让全堡子的乡党惊奇得好像不认得这个几年前的穷光蛋了。真应了古书上常说的两句：

运退黄金失色，
时来顽铁生辉。

那是诰命夫人三周年过完个把月，一个天气晴朗的晌午，人们都在家里吃



津 桥 传 奇

饭。邻村的一个媒婆站在门口，把一口带麸子的黑面馍刚塞进嘴里，突然看见郅万灌挎着沉甸甸的提货笼子回家路过这里，盖子一角露出一块红白相间的猪肉来，这在当时的村里可是一件大事。光景好的庄户人家，一年也只有过年过会过事的时候割些肉，在菜里撒些肉星星，在汤里漂些油花花。不逢年不过节的，能买一大块子肉，并且是郅家，简直不可思议，不近情理，甚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其实，这块肉提回家，他爸也从炕边上滑下来，瞪着他半天说不出话。他妈哆嗦着问：“肉，肉是从哪达来的？”郅万灌并不回答，只是说了一个字：“吃。”他妈作难地问：“从来没弄过，这，这咋样做呀？”他爸到底是有些见识：“放在水里煮，搁些盐、醋、辣子，煮它个一天一夜，就是骨头，也把它熬烂了。”就这样，一大锅水漂一大块肉，用玉米秆大火烧。天黑后全家三口当晚就把这块已经不成形的肉全部吃下去，汤也喝光，三个油嘴露出灿烂的笑容，肚子鼓起，饱嗝连连。就在他们刚享受完美味，幸福了不大一会儿，很快又轮换着走马灯似的，把幸福和美味全部送到了后面的茅坑里。

尽管郅万灌和他父母的肠胃经受不住突然到来的美味，那些荤油红肉在干枯的肠胃里闹腾得不行，三个人把宝贵的油汤红肉非常舍不得地分次灌进茅坑里，便宜了那些平时只能吃些素食的苍蝇们。但他们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毕竟过了一回难得的肉瘾，并记住了一个教训：有肉也不能一次多吃，穷人的肚子还是杂粮野菜最受用。虽然狂泻后身体都有些虚弱，夫妇俩还是早早地地下去了。

郅万灌还跟往常一样滚在被窝里，不过他早醒了，心想，诰命夫人的事如今已经过去三年了，尽管官府来了几十人查访，闹腾了几个月，抓了不少人，自己一点儿事情没有。那个诰命夫人家也因为朝代反正，人们把辫子都绞了，运退势倒，没人把她家当回事了。现在可以盘算今后的日子，尤其是娶媳妇的问题。娶了媳妇，不仅有人做饭干活，还能陪着自己睡觉。想到一个女人和自己一个被窝里睡觉干那种事情的情景，他身下那堆老提不起精神的肌肉就鼓胀起来。

这一块肉，除了昨天倒霉的功绩，还把那个看见它的媒婆给引来了。这个细腰杆儿、大尻蛋、薄嘴片、脸上爬满蝇子屎的蔡媒婆，今年三十出头，她农活不染，鸡猪不管，锅台不去，女红不揽，每天吃完她老汉递到手里的饭后，就是搽脂抹粉，然后出门走东家串西家。凭着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吃香的喝辣的，收麻钱，兑铜子，还能接来几个鸡蛋。昨天，她亲眼看见郅万灌提着一大块猪肉回来，心想不管他买肉是干啥的，咋来的，这肯定是个沾荤尝腥的好机会。她打扮完毕，脚下抹油，一溜风就来到从来没进过门的郅家。

蔡媒婆刚到门外就大呼小叫地：“哎呀，有啥喜事了，满屋子都飘着肉

香!”她吸溜着鼻子的同时，那双穿着绣花鞋的脚就推门迈了进来。大房子没人，她就推开小房子的门，看看炕上睡着人，就走过去坐在旁边轻轻把他一推：“得是肉把你吃得受活了，连时辰都忘了。”没想到，被窝里的人一丝不挂地呼的一下坐起来，嘴里说着：“时辰没忘，有你就受活了!”边说边把她连拉带扯裹上床纳进被窝里。蔡媒婆尽管经常也做些这方面的副业，但一不调情，二不论价，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让人把她剥光了衣裳的事还是头一回。她知道自己不会白给他出这个差（蔡媒婆把这叫出差），可也不能胡叫冒答应地随便就开火呀？她能感觉到，这个还没尝过女人滋味、在底下乱钻乱撞的愣头青是头一回。蔡媒婆开腔道：“老娘给你说媒来了，你敢啐老娘的活儿？”

郅万灌说：“反正你都是要钱，给你钱!”

蔡媒婆说：“你有钱，给多少？”

郅万灌手伸到炕席下边摸出几个铜子往她嘴里塞了一个：“够不够？”

蔡媒婆摇摇头。郅万灌又塞一个：“够不够？”蔡媒婆又摇摇头。

郅万灌一气之下指头进去掏：“两个铜子你不值，不行，就不闹了!”

蔡媒婆立马道：“两个能办，三个随便。”

郅万灌出其不意地在把第三个铜子塞进她嘴里的同时，也把自己的一摊糨糊抹到她的乱草之中。

郅万灌一身大汗之后，蔡媒婆拿着十个铜子喜滋滋地骑驴到户县大王镇一个村里的一家醋坊，给郅万灌说媒提亲，商量他家二十一岁还没出阁的四姑娘去了。醋坊家不仅醋做得好，姑娘个个都像香醋浇出来的一枝酸梅花，尤其是老四，唱戏爱演秦腔《小姑贤》里的小姑子，声音清脆明亮，扮相俊俏出众，加上表演活泼可爱，唱腔委婉动听，周边乡党只要听说有四姑娘的《小姑贤》，多跑十里路也要去挤着看一场，年轻的年老的都把这女娃爱得就没法说。只要她演完一下场，戏台子前面看戏的人就跑到后面看她去了。关于四姑娘，还有几句顺口溜呢：

看了《小姑贤（咸）》，
三天吃饭不想盐。
四姑娘台上一亮腔，
大王醋卖得精光光。
四姑娘，四姑娘，
三天不见你心发慌!

四姑娘是这一带小伙子心中的偶像，寻媳妇的榜样，睡觉时能放开想象的理想婆娘。但是，多少人因为拿不出这么高的彩礼而作罢，四姑娘也因为家长



津 桥 传 奇

的挑剔而一直待字闺中。醋坊掌柜听说又有人来给自家老四提媒说亲，按惯常的标准问蔡媒婆：“八百银洋的彩礼预备好了没有？三间大房盖好了没有？一百桌席面摆得出来么？”

蔡媒婆满口应承：“样样齐备，比你还要的还好呢。”

醋坊掌柜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我叫人看了之后再说。”

蔡媒婆把驴打得四蹄腾空赶快回来给郅万灌报信：“其他你都好办，这三间大房可咋办呀？”

郅万灌说：“你光按我说的办事，其他不用你操心。”

蔡媒婆刚走，过媒婆就来了。这个过媒婆也是听了郅万灌买回一大块肉的传闻赶来的。在得知郅万灌要一个精通文墨的女子时，思量了一下，对他说有一个私塾先生的姑娘。媒婆知道，这姑娘长相虽不妩媚却也端庄清雅。告诉他，人家读过的书比她个子高，写过的牌匾比她的年岁多，文章一写洋洋千言，名诗长文张口能背，尤其是一笔好字，周边五十里方圆无人能比，甚至超过她爸私塾老先生。

郅万灌一听私塾老先生的名字，心里就暗暗赞许，尤其是一个满腹经纶的女子更感觉难能可贵。他让过媒婆大胆去提亲，有啥要求都答应下来。没想到，人家说彩礼多少不在乎，家里只要能按芳琳姑娘列的单子预备三百套书和一个写字用的大台案就可考虑。郅万灌脑筋一转，下到土窖里摸出一个珠子，专门到省城跑了一趟，按单子把三百套书备齐，大台案拣最好的买，然后雇车一起拉了回来。

两辆马车走到半路，他突然叫车拐到了去私塾老先生家的路上，顺便叫人在街上扯了六丈红绸，把马车披红戴花地装饰起来，又给自己配了一身长袍马褂，然后把两辆马车赶到私塾老先生家门前并排停好。自己则锦衣红帽，手里端着锦缎底下放了十封银洋的掌盘，恭恭敬敬地站在私塾门前。当时私塾刚放学，学子们出来看见这种景象，大呼小叫，引来周边乡党们围观，也把老先生的姑娘芳琳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出来一看，羞得脸一红，急忙躲了回去。

老先生对这个举动虽然诧异，但也很是欢喜，十分满意未来女婿的这个求婚方式。他急忙请郅万灌进屋。跟着的人把书卸下来整齐地摆放在课堂里学生们上课的桌子上，大台案披红挂花摆放在老先生并不宽敞的厅房里。老先生摸摸大台案，再看着连绵小山一样的书，翻翻封面抚摸着书匣爱不释手，多年朝思暮想的渴望之物竟然摆在面前，真让他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老先生不好意思地说：“后生你误会了，书和台案都是我家芳琳姑娘嫁过去要用的，怎么送过来了？”郅万灌笑着说：“我知道，老先生一生视金钱如粪土，最爱的是书，这些就是我孝敬老泰山的。”老先生推辞道：“这可使不得，使不得。”郅万灌

说：“老先生不必推辞，我已经给芳琳姑娘又准备了一套。”老先生感叹地说：“多少人求婚都不注重这个，所以我就没有答应。你真是独具匠心，心有灵犀啊！”

一口香的臊子面端上来，邹万灌和随行的几个人都礼节性地吃了一碗，站起来告辞说：“老先生，我那里一切都已齐备。三天之后，也就是初四我来娶亲。”他朝老先生拱拱手，没等老先生回话转身出门就走。

就在邹万灌雇人收拾他家的两间破房子时，有人给他通报：“醋坊派人来了，已经按您吩咐的接到跛子陈财东家了。”邹万灌立马叫人带着大包袱跟着过去。来人是四姑娘她大哥和她家的两个翻缸倒槽的伙计。四姑娘她大哥进门一看，果然三间大房，客厅里六支大蜡亮光闪闪，中堂上一幅《关公挑灯夜读春秋》图，两排明式家具亮漆荧荧，熏炉里香木青烟袅袅，四个丫鬟两边侍候。眼前的景象让这个成天制曲灌醋的二当家有些缩手缩脚，被醋熏惯了的鼻子闻着香木气味光想打喷嚏。

看着来人把盖碗茶喝干，邹万灌身着长袍马褂从里头出来，拱手说道：“久等，久等，这么远跑来，受麻烦了。点心咋不上来？”丫鬟立马端上点心和南糖。三个人客气了两句，也不等邹万灌说话，手嘴不停地把自己跟前的两大盘子点心和南糖吃个精光，连渣渣也倒进嘴里。等他们的头从空盘子上抬起来想打个嗝时，丫鬟们已经把扑鼻的香茶递到跟前。邹万灌看着他们满头冒汗心满意足时才说：“照顾不周，喝两口茶再坐席吧。”四姑娘大哥鼻头冒汗说：“饱咧，饱咧。”邹万灌说：“这是老庄子，新庄子忙罢过后，就开始盖。”四姑娘大哥：“好啊，好啊。”丫鬟上前躬身对邹万灌说：“老爷，酒菜已经摆好了。”邹万灌把手一抬：“请各位过去用膳。”三个人尽管都已有两盘子点心南糖下肚，吃起席来仍然是个风卷残云的做派。邹万灌尽管肚里也在叫唤，但心里暗暗嘲笑道：“山猪得了好糟子！”临走的时候，邹万灌把一封银洋递到四姑娘大哥手里：“大哥，兄弟这儿眼下屈狭了一点儿，请你回去给咱爸美言几句，彩礼我明天送到，我想喜事快办，三天后，也就是初四，我来迎亲。”四姑娘大哥捏捏银洋高兴地说道：“能成，能成，我爸不成，我都能成！”

麦收之前的五月初四上午，邹万灌先带着一路人马敲锣打鼓去醋坊迎亲，把四姑娘接到跛子陈财东家；招呼了客人后，再带着原班人马去私塾老先生家，把芳琳姑娘迎娶进自己修补好的房屋里，把自己的老爸老妈安排到门中（堂兄弟）二哥家暂住。新婚头三天，邹万灌两头应付，乡党们只当看热闹没人当真，两边的媳妇竟然没有发现他的这个瞒天过海的手段。等到两房媳妇在他家里一见面，两个婚嫁衣裳还都穿在身的媳妇就闹腾了起来。邹万灌安慰道：“我能大吹大擂把你俩娶进门，就有本事让你俩过上好日子。今天，我就安排人备料，麦子收完，新庄子马上就盖，比他跛子陈财东家还要阔气得多。